

飄蕩的 衣裙

周樂山著

上海

遠東圖書公司

發行

淒咽的夜宴

從謀衣食的G地回家的第二晚，正是舊歷除夕。

雪是已經下了三天了，到除夕的傍晚，更愈下愈大了，鵝掌般的雪片，不息地湧了下來，天空裏白茫茫底彌漫了雪意，人煙稀少的C村，覺得異常的靜寂。

妻將忙了一天所做成的幾樣精緻的小菜，一件件的搬了上來，明燈下，大家團團的坐下了，L兒靠着母親坐着，妻正替大家斟着酒。

“C兒，你有八年沒在家裏吃‘年夜飯’了，今夜應該多喝幾杯酒呢！”母親忽然有所感觸似的說了。

“是的，八年了，八年沒在家過年了，好快的光陰呵！”我答着。

“今夜我總覺得怪淒涼的；雖然大家都很熱鬧的團團坐着。”母親臉上忽然嚴肅起來。

“是不是想起了爸爸，媽媽？”我說後，又自悔失言。

“可不是麼，假若爸爸今天在座，那是怎樣的歡喜呵！你爸爸去世的那年，也是這樣大雪洶湧的除夕，忽忽的不覺廿年了！C兒！你記憶裏也還想得着你爸爸點影子麼”？

“是的，有一點；但是太模糊了，爸爸是不是一個英俊的青年，媽媽”？

“是呀，你爸爸確是一個英俊的青年，爲朋友而死的，死時也是這樣的一個除夕：那時你只六

歲，我和你爸爸結婚九年才生了你，當然看着你是一顆天上掉下來的明星，你爸爸是怎樣的愛你呀！但是那六年裏，他常常在外作客，總共還沒有抱過你十次。他在外做官十年；因好急人之難，一點積蓄也沒有，你六歲的那年十二月，他從幾千里外趕着回家來度歲，到家的第二天，就因担保朋友K君的一宗借款的關係，訟案裏連累着下獄了！他那第二期肺病者的身體，那受得起監獄的酷刑，那訟案裏的被告是一個個的逃走了，只剩着他在這急景凋年裏，東西奔走，傾家蕩產的了結那樁訟案，到得除夕的前一天，從獄裏放出來時，肺病已轉劇了！臉色蒼白，氣喘的說不出一句話來！可憐他第二天就死了，爲朋友而死了！……”

母親說到這裏，已哽咽不成聲了。

“喫點菜罷，媽媽，是我的不好，提起爸爸，引得媽媽傷心！”我說。

“傷心，有什麼要緊呢？把二十年來悶在胸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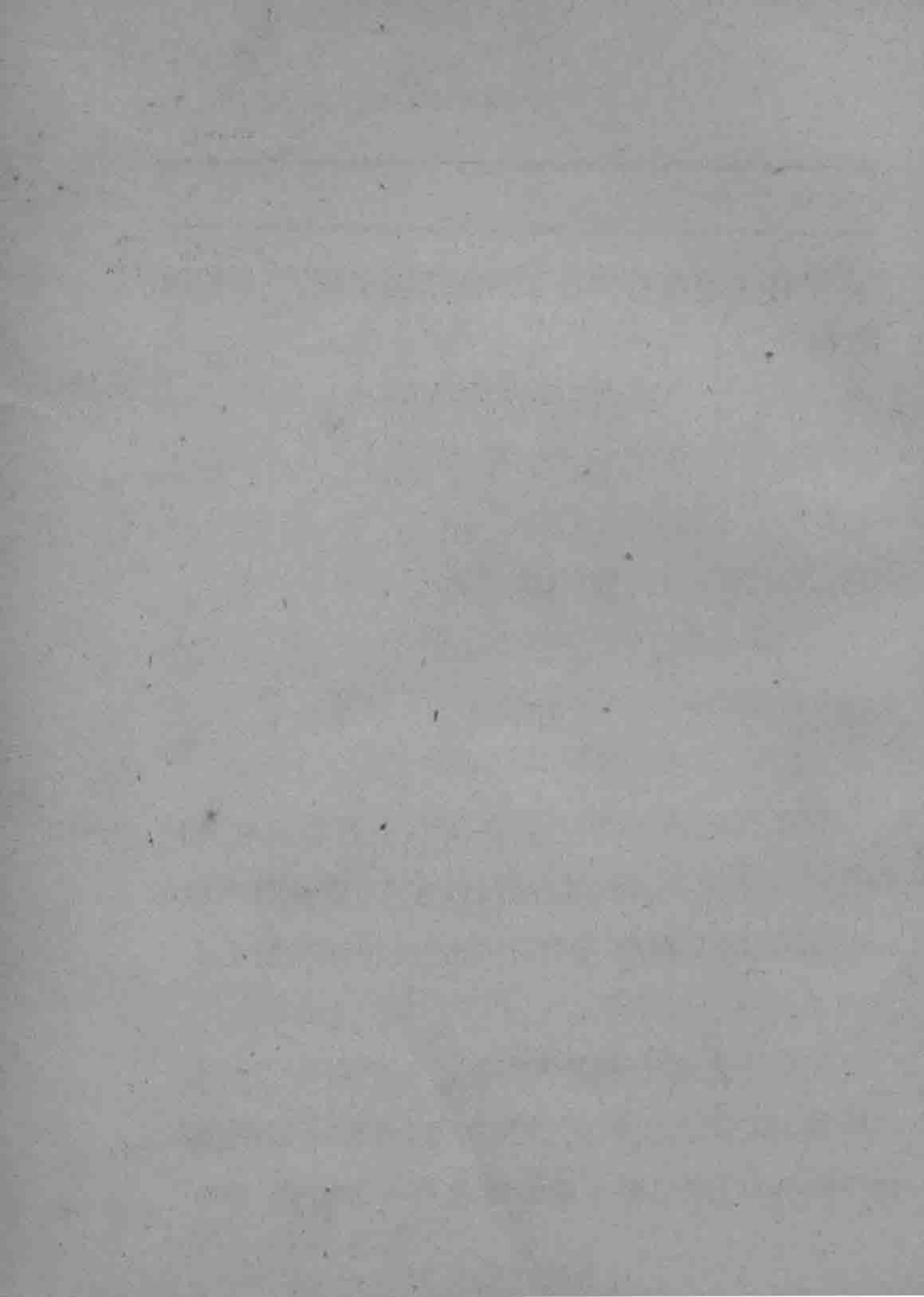
的話一齊發洩出來，倒是一件痛快的事。你一面喝酒，一面聽我說罷！”母親又繼續着說了。“在這荒涼的小村裏，你爸爸是僅有的做官者，誰相信我們是窮光蛋呢？所以你爸爸一死了下來，乃借貸無門了！可憐我一個廿一歲的婦人，當時留下你在家裏看守父親的遺骸，獨自在風雪中奔走到鎮上去典質手飾，買了一付薄薄的棺材回來，在這淒慘的堂前，我照料了你爸爸入殮後，動了幾次自殺的念頭，回頭看見白胖底臉兒的你睜着眼睛看着我，我的心又不覺軟了！悲哀只得向裏咽呵！……是如此淒慘的一個除夕呀！我到死也不會忘記的！……”

母親說完後，將面前的一杯白酒，一口氣的喝完了，她回味着過去的辛酸的滋味！

窗外的雪是愈下愈大了，桌上的菜，無力地騰着熱氣，大家在這死的沉寂裏，相互的望着想不着半句話來安慰母親。母親獨自低着頭一杯杯的喝酒，醉的頸項都紅了。

“你爸爸踏着雪趕了回家來過年呢！”母親嚙語着。

一九二八,六,六,九江。



某胖子

一

又是沉悶的下雨天氣！從講台上退下來，回到寄居的寢室裏，躺在堅硬的板床上，對着窗外綿延的細雨，離人情緒，兜上心頭；又想起我時常念及的某胖子。

某胖子並非無姓名與籍貫，人們所有的姓名與籍貫，彼亦有之；因佔據我意識全部的，是他那胖子的特徵，所以無甯稱他作某胖子為恰當。胖子

姓G；因簡省筆力起見，以下簡稱他做G。

我深悔不應該用這尖刻的筆調記述G，G是一個那樣深刻的人。

現在一一的往事，都湧到我的筆尖，我是怎樣在想念G呵！記得有那一天，我到江灣F大學去看我的哥哥，碰見G在他的寢室裏，我走進寢室的時候，他正在和一個姓傅的搶一本半月，被那個姓傅的馬騎着在他身上，他在下面氣喘得說不出話來，繼續地告饒說：“小傅！……客……人來了，起來吧……”他那種胖臉上現出的似笑非笑的羞慚神氣，叫我初見面的生人，都忍不住笑了。

我們也是那時候起相識的。

那天晚上，大家在F大學旁邊的小酒店裏喝醉了回來之後，他堅邀我到他的寢室裏去睡，他說：“密司特C，你是一個交關有趣的朋友，今晚我們談一夜去！”

走進他的寢室，觸目都是凌亂的狀態，最令我

詫異的，是在他的鋪位與書案上，沒有看見一本課本，只在枕邊發現了兩三本性史哈哈笑之類，我禁不住問他：

“你怎麼沒有課本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那怎麼去上課呢。”

“馬馬虎虎。”

這真使我茫然，但又不便再問了。那晚上我倆相對抽了大半晚的煙，那樣迅速地塞進口裏去，那樣死勁的抽又迅速的噴了出來。醉後的臉，更愈看愈有趣，紅的像大蘋果一樣，問他的話，永遠是“有趣呀”！“馬馬虎虎”……一類的話答着。

二

尤其是學生時代的光陰，過得更快。第二年的春天，G和Y及我三人，同着往杭州去過一次，Y

是一個沉默的青年，和他相處，永遠是微笑着，不多說一句話；所以G更和我說得來，他常常當面痛罵Y是“陰司鬼！”

春的西湖，真是迷人！湖畔的游人，誰不是如醉如癡？只見千萬的愛絲在湖上蕩漾。

我們到杭州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和Y還沒有起床，就聽見G在房外和一羣女人說話，我正在疑惑地想：‘奇怪，G，一清早那有人找他？’G隨即進房來了，說是有一個同鄉陳太太帶領他兩個女公子來游西湖的，住在隔壁的湖濱旅館。

當天，G約了陳太太和他的女公子游湖，我們自然更覺熱鬧了，在那一天游程中，G是那樣的殷勤招待那位穿粉紅旗袍的陳女士——陳大小姐——吃點心時，切麪包夾好牛肉遞給陳女士的是他，上埠下埠扶着陳女士的是他，摘桃花給陳女士的也是他，在那樣暖的天氣，G十分賣力的奔走，肥胖的身軀，弄得大汗淋漓，狼藉不堪！

我和Y在後面一路的跟着他們走，在往康莊的路上，Y努着嘴輕輕地和我說道：“想不到G也有愛人呢”。

我也禁不住笑了。

如此繼續的玩了三天，陳太太和陳小姐都和我們熟識了，陳太太是一個和藹的太太，她又是那樣精明的太太，絮絮底向我問G的近況，爲朋友，我當然替G吹了一吹。

春雨之夜，是幽靜的，深遠的；然也是淒涼的，我們跑了一天的南高峯和北高峯，黃昏裏走回旅館時，便瀟瀟地下起雨來了，我和Y因困倦已極，都躺在床上讀蘇曼珠的詩句，聽窗外雨點滴着槐樹上的清脆聲，更覺悠然意遠。

G忽然跑了進來，破了這個靜寂，拉我和Y到酒店喝酒去，我倆都不經意地回絕了他；因爲實在太困倦了。G悵喪地走出去了，我和Y也隨即朦朧睡去……

一覺醒來，時已午夜，仍不見G回來，我們有點驚惶了，跑出去找他，死寂的環湖路上，那有G的踪跡？我急得問躲在崗位裏的警察，警察回說不知道。

最後在湖濱公園裏的石欄上發現了G，石像般的坐在那裏，我是那樣憐憫而同情的擁抱着G呀！G是滿身都被雨淋濕了，淚眼汪汪的看着我和Y，一晌才說道：“你們爲什麼來攪擾我？我是要自殺的！”

“自殺？爲什麼要自殺？”我和Y不覺同時叫了起來。

“沒有什麼，我總覺人生是無味的！”G說後，烏咽的哭了。

“人生是無味的呵，我們都覺着，喝一個大醉，再一同來自殺好不好？”Y這句話，騙得G離開了湖濱自殺之地，而入酒店之中。

酒徒與店主都預備收拾去睡覺了；因那時已

是深夜，我們闖了進去，G連疊聲的要酒喝，好似入了瘋狂狀態。G的酒喝得真多，頸項都紅了！

大家靜默的喝兩三斤白酒之後，我從容的問G：“你今夜怎樣想起了自殺的？”

G慷慨的說了：“唉……！還不是爲的那個女人，這兩天同在一起玩的那個姓陳的！小時候，我們一起在私塾裏讀過五年書，那時我和她是怎樣地相愛，她十三歲的時候，曾口頭答應過嫁我，那時我已十五歲了！十六歲的時候，我離鄉到S地來求學，永沒有回家鄉去過，這七八年間，她曾經來過幾次信，我因一天到晚馬馬虎虎的混過，沒有回她的信，這次在西湖她又闖來了，但是，但是，……我今天晚上當面遞給她一封信，她看也不看，當即撕毀了！女人變心真快！……氣死人呵……”！他說到這塊，握緊了拳頭，使勁的往桌上一搥，震得酒杯傾倒，菜湯四散！驚的酒保跑過來問：“先生們要什麼菜”？

兩斤，三斤，四斤的白乾，醉得G不知人事了，我和Y扶着他回旅館來，在途中嘔吐了我一身，弄得我整夜沒睡；但G總算不會自殺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陳太太一個人來向我們辭行，說是今夜帶她兩位女公子回陶莊去，我們去送她們的行，我恐怕G不願去，沒有邀他；但他好像忘記了昨夜的事一樣，坦然的和我們一同到城站去，我和Y都細心地觀察陳女士對G的態度。

陳女士真是可人！一切都出乎我想像之外，在待車室裏沖咖啡給G喝的是她；並交鈔票給G要他替她們買票；又和G話了許多故鄉的風物。

當車廂蠕動時，陳女士伏在車窗上揚着素巾特別的向G說一聲：“再會”

車廂去的遠了。

Y和我都不禁同聲叫道：“陳女士真可人！”呆呆地望着火車去影的G，回過頭來向我說道：“這女人就是這樣迷人！”

三

自從陳女士去後，我們覺着湖上十分的寂寞，第二天也回了上海；回上海以後，我因經濟更形窘迫，不得不一面教書弄錢，一面求學，在此百忙之中，也無意過問與打聽G底愛的消息；雖然G也來看過我兩三次。

光陰永久是這麼過去，那年的冬季我讀完了大學的學程後，當了三個月的軍官，因S埠那場戰爭，我負傷臥病在H醫院，Y來看我的病，我問起G的近況。

Y說“G被F大學除名了！”

我驚問道：“怎麼會被除名呢？他現在怎樣了呢？”

“他就是這麼馬馬虎虎弄壞的，革命軍沒有打到上海以前，不是大鬧着什麼黨禍麼？他就是被波

及的一個！他在F大學裏，三百多同學，他就認識兩百多，誰都和他說得來，不管安那其主義者，國家主義者，共產黨，國民黨，等等的主義，等等的黨，人家叫他加入，他就不管三七廿一的在黨員冊子寫個名字，就算加入了某某祕密團體，某某黨了；其實呢！他根本上就不懂得什麼叫做黨！因此，各黨都查出了他有賣黨的嫌疑，他是每個黨團的反動份子了！大家攻擊得他體無完膚！等到革命軍一打到上海，就被國民黨員舉發而被除名！他捲鋪蓋逃出F大學後，曾到我家來一次，我問他為什麼要進許多的黨？他說：‘我那知道落筆寫一個名字有這利害呢！’”

我靜聽Y滔滔的說完了後，除長嘆外，還有什麼話說？